

駢語雕龍
四



駢語雕龍卷之四

衣

子夏不仕。甘樂道於懸鶉。

孫卿子曰：子夏家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王恭步行，喜暎雪於披鶴。注見雪註。三命有

葱衡之錫。

禮記曰：一命緼毳鞠衡，再命赤韍鞬衡，三命赤韍葱衡。

一篋慰寒泉之思。

後漢書曰：章帝嘗幸南宮，閱陰太后器服，愴然動容，乃賜東平王蒼書曰：惟王孝友之德，今送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毛詩曰：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迎拜趨車，顛倒悟於魏擊。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賜太子衣，令趙倉唐雞鳴時至太子迎拜發篋，衣盡顛倒。太子趨具，罵曰：非為寒也，欲召擊也。無誰與謀，故遣子以詩曰：東方未

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裁減稱體，麤故訝夫張融。

齊書曰：高帝賜張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今送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着，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百領曾錫於周瑜。

吳書曰：孫權每

賜周瑜衣，寒暑皆百領。

三褚特賜於南粵。

漢書曰：帝賜南粵王佗，上褚二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注云：以綿裝衣曰褚。

褸稱夫邊讓，冀魏武之登庸。

邊讓別傳曰：邊讓才辨俊逸，孔

融薦於魏武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于禮褸則有餘。顏師古曰：褸，褸直裾禪衣也。

羅襪托夫彥回，臈朱月之急召。

宋書曰：明帝疾，召褚彥回入，帝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着黃羅襪耳。黃羅襪，乳母服也。

五法既明於戴禮。

禮深衣曰制有十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圓繩及躡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三服亦供於齊邦。

漢書曰齊國有三服官奉獻冠幘纁爲首

服純素爲冬服。

耿恭決穿迴自疏勒。

後漢書曰耿恭自疏勒回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疎勒見下征敵註。

若敖藍縷啓夫山林。

左傳曰若敖紛冒篳路藍縷挹以啓山林注云藍縷弊衣也。

清節於祭彤。

後漢書曰祭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其清約賜之衣被什物。

伏儉德於晏子。

見上三公註。

煖生四座宋高嘉寵乎超宗。

宋書曰謝超宗嘗詣東府

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服列三公漢明特貺於郭賀。

後漢書曰郭賀爲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賜以三公之服勅行部去幃帷令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到溉顯名以

率素。

南史曰到溉惟率儉不好聲色冠履十年一易朝服至或穿補。

范曄口口於精微。

宋書曰范曄性精微有思致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之。

國用不充練布價騰於王導。

曰蘇峻平後帑藏空竭惟有練數千疋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於是士庶翕然競服之練遂貴端至一金。

交道寢喪葛衣意惻於孝標。

梁書曰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着葛破練裙道逢劉

孝標泣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也。

齊國會聞於至胥。

見上薦賢註。

漢宮未見於曳地。

史記曰漢慎夫人衣不曳地。

將臨郊所被華袞以象天。

禮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未出殿門斷單衣而離地。

漢書曰蓋寬饒左遷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令離地。

江湛遇浣以稱疾。

宋書曰江湛爲吏部尙書無兼衣嘗爲上所召遇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

起。

子服因諫而見囚。

見上薦賢註。

尹范貧交互爲出入。

謝承後漢書曰尹范與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單衣到入門外范年長常先着衣入須臾出解與雲

僑札舊識交

相贈酬。左傳曰：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魯，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辨漢高之五時。

漢雜事曰：高祖時，大講者，臣章受詔長樂宮，令羣臣議天下所衣服以安天下，講者趙粦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五時衣，始於此。

識唐帝之三浣。

唐書曰：肅宗性節儉，嘗出袖示近臣曰：此衣三浣也。

任木每題夫合意，迺見易於門徒。

王子年拾遺記曰：任木觀書，有合意處，則題於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

易。襄子即脫於附身，從呼擊於豫讓。

春秋後語曰：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為之報讎，伏於橋下，襄子馬驚得之，讓曰：讓因伏

伯矣，遂伏劍而死。

齊桓惡紫。

尹文子曰：齊桓好服紫，國人盡服之，公患之，管仲曰：君謂左右甚惡臭，於是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

晉文矯奢。

尹文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未幾，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上表辭官，遂掛於神武。

齊書曰：陶弘景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

肥遯自足。

易曰：上九肥遯，無不利。頻爛於郭慮。晉書曰：高士郭文，居大辟山，嘗着鹿裘葛巾，餘杭令顧颯與葛洪善。

廳使致鞞衣，文不納，使置於室中，至爛竟不服用。

楚莊偏向於博袍。墨子曰：楚王絳衣博袍。

沈慶應召於戎服。

宋書曰：沈慶之領隊防東門，劉湛被收之夕，召慶之，遂戎服入，上見驚曰：卿何意急裝？對曰：夜半召

隊主不容換服。

朱勃方領，誠漢室之偉儒。

後漢書曰：朱勃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

江充曲裾，豈燕地之奇士。

漢書曰：江充初召見，衣單衣，曲裾，容貌甚壯，帝謂左右曰：

燕趙固多奇士。

漫自拂蹠，晒陳暄於升坐。

陳書曰：徐陵為東部尚書，縉紳之士皆嚮慕曰：陳暄以玉冒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蹠，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竟無怍容。

希旨熨床。

陋敬容之焦背。

南史曰：梁武帝時，嘗有侍臣衣冠卷指，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何敬容希旨，常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

王敦脫故，不作於列婢之觀。晉書曰：石崇廟

中常有十餘婢列侍。客如廁，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而王敦脫故著新，意氣無怍。婢相謂曰：此必能作賊。

桓冲怒新衣反服於內子之語。

世說新語曰：桓冲不好著新衣。浴訖，妻送新衣，冲怒，催使將去。婦遣持還，語云：

衣不經新，何由得故？冲笑而服之。桓氏家譜曰：冲妻王恬女，字女宗。

袍

入秦須賈，尚遺范叔之綈衣。

史記曰：魏須賈讒范雎於魏齊，笞擊幾死。後秦竊載以歸，代應侯為相。魏使賈聘秦，雎弊衣往見。賈驚曰：范叔何一寒如此哉！取綈袍賜之。未幾，賈至相府，知丞相即雎也。乃膝行謝罪。雎責之曰：

爾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意耳。綈，帛也。

獻詩宋生能奪東方之錦袖。

見上御宴註。

幽州都督紫袍製金字之榮。

唐書曰：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武后賜紫袍，以龜帶自

製金字十二於袍以薦其忠。

殿陛三司紗服易開門之對。

宋雜志曰：三司使包拯，衣紗公服，開門使請易之，詰曰：有何條例？對曰：不見條例，只見至尊御此耳。乃易之。

裘

浮光之制，織成龍鳳之交。

蘇鄂杜陽編曰：唐南粵國進浮光裘，以五綵織成龍鳳，綴五色真珠，上衣以獵，忽值暴雨而裘無沾潤，上異之。

酌酒之歡，遂棄鸚鵡之服。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

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苦，以所服鸚鵡裘，往市買酒，與文君為歡。

翠雲盡制於章采。

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

紫綺布錦於雜施。

李白撫月詩序曰：白著紫綺裘，烏紗帽，與客數人，棹歌過

淮。蘇生遊秦，竟致黑貂之弊。戰國策曰：蘇秦說秦，魏王送秦不用，於是貂裘弊盡矣。田文入府，能逐白狐之求。史記曰：田文號孟嘗君，因秦囚，乃請辛妃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之裘，時

裘已獻昭王，有客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得獻之，遂得歸。熊皮鄆泥，識長孫之儉德。見上三羊裘把釣，仰子陵之高風。後漢書曰：嚴光隱身不見，光武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

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聘之，三返而後至，螢雪叢說曰：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簡子懲戒於細人，不聽白狐之諫。說苑曰：趙簡子衣我羊裘，其宰進諫曰：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

聞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慧琳素餐於宰相，徒速黑衣之譏。見上丞服獻雉頭，終見焚於晉主。晉成寧起居註曰：大司馬程據

上雉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損費功用，宜於殿前焚之。史記曰：襄敬齊人，脫衣輓輅，去其羊裘，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解衣，敬曰：臣衣帛，帛見衣，褐見衣，終不肯易衣。兵

伐蚩尤，王母遺玄狐於入夢。見下克化行南國，大夫被羔羊於委蛇。毛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註云：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

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冠

夏制毋追。三禮圖曰：夏之冠毋追，以漆布爲殼，以緇縫其上。周有委貌。三禮圖曰：周之冠曰委貌。高山側注，行人謁者之儀。三禮圖曰：高山冠，一曰側注，梁秦制，行人使者所服，今謁者服之。

柱後惠文。執法近臣之服。

三禮圖曰。柱後惠文。餘見上御史臺注。

楚子通梁。

淮南子曰。楚莊王通梁組纒冠。

魯儒章甫。

禮記曰。孔子對魯公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基亭長。常服竹皮之冠。

王應麟玉海曰。漢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謂劉氏冠。應劭曰。以竹始生皮為冠。今鵲尾冠是也。

奮怒將軍。裂成苞楯之制。

周遷與服雜志曰。楚漢會于鴻。

門。樊噲聞急。乃裂苞楯以冠。排入羽營。

集烏曾感於曾參。

抱朴子曰。夫烏三。數奇也。是以有虞。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其冠。

飛蟬更欣於朱异。

梁書曰。朱异除中書郎。有飛蟬集异冠上。時咸謂蟬

珥之兆。後果如其言。盛飾啟釁。始鄙劉虞之補穿。

後漢書曰。劉虞為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飾。時人以此疑之。

法冠自誇。豈憚

郭彰之截角。

見上侍御史註。

弁師之司五冕。

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朱裏。延組五采。纁十有二就。

彥回之惜三蟬。

齊書曰。何戡為侍中。上欲加散騎常侍。尚書令褚彥回曰。臣與王儉已左珥。若復加

戡。則八座便有三蟬。以戡為吏部尚書。

推薦有機。樂彈於貢禹。

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陽為益州刺史。禹聞之。彈其冠以待薦。陽薦禹於成帝。召為大夫。

嘉遜與志。

易曰。九五。嘉遜與志。嘉遜。正吉。即掛於逢

萌。東觀漢記曰。王莽攝殺子宇。逢萌謂其友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掛東門而去。

鵲尾頒於高官。

見上註。

鹿皮著於致仕。宋書曰。何尚之致仕在家。常着鹿皮冠。後復拜開府儀同。沈慶之戲曰。今日何不著

鹿皮冠也。楚莊絕纓而待士。莫究失儀。

司馬彪戰略曰。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

宋文拔貂

以接臣。足徵寵任。

蕭子顯齊書曰。宋文帝時。殷景仁為侍中。情任親密。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交讓知求舊之旨。

東觀漢記曰。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入蜀。述見之甚喜。冠之。交讓之。

冠立舊。枝木聞警聖之言。莊子曰：盜跖實孔子曰：甯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撞生是非以迷天下主。漢代郎中用駿鵠而昭寵。史記曰：高祖時藉儒孝惠時因孺婉倭貴倖與上同

臥起故惠帝時郎中皆冠蟬鷄貝冠傳脂粉比閨藉之屬齊時常侍著貂蟬以顯榮。齊書曰：周盤龍為散騎常侍武帝謂曰：着貂蟬何如兜鍪答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大傳寬饒之制。漢書曰：蓋寬饒

初拜衛司馬。小聞子夏之稱。漢書曰：杜欽字子夏目偏盲社業亦字子夏時人號欽為盲子夏以相別欽惡之適為小冠廣裁一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子夏奕棊擅名雲公見戲於燒

燭。齊書曰：陸靈公善奕棊嘗夜侍武帝冠燭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得貂待爵江淹獨欣於採薪。蕭子顯齊書曰：江淹嘗採薪得貂蟬一具將獻以供養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可留待得侍中

著之後。鄒國俗革於長纓。韓子曰：鄒君好服纓左右皆作長纓。鄒君患之乃自斷冠纓國中皆不服。零陵詔取於文竹。周書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魏牟敗縱

之諷欲求治國之天江。桓子新論曰：魏牟見趙王制冠王問治國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之重比之縱何也曰：大王制冠必求良工者非為其敗縱歟今治國不求良工而任其私愛非輕國於縱耶王

無以。王升愛毅之言當思興邦之賢佐。戰國策曰：王升謂齊王曰：王之愛國不若愛尺毅也王曰：何謂升曰：王為冠而使工者為其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毅也。衛文大

帛。左傳曰：狄人滅衛齊桓封衛于楚丘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魯國紫綵。禮記曰：玄冠紫綵。自魯桓公始也。遠遊施于禁之寵遐慕漢高之風。魏文帝與于禁詔曰：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

武解綬以帶李忠今進賢隆李繪之恩勿學侯景之叛。北齊書曰：文襄嗣業以前司徒侯景最進賢冠賜李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勿學侯景叛也。文雅既訝於

欣泰。梁書曰：張欣泰為直閣部兵校尉，通涉雅俗，下直簡彜，復怪於衛靈。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楚，假道於陳，陳靈公南冠以着鹿皮冠，挾素琴，武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棄裘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彜乎。

制閱南部之題，謂卿家之舊事。後漢書曰：崔林給事黃門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暹制，顧謂林曰：此卿家舊事也。文聳北斗之戴，非帝室之恆

規。曹植與陳琳書曰：夫披翠雲以為衣，戴北斗以為冠，帶虹霓以為紳，連日月以為佩，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八佾並戴乎方山。三禮圖曰：五采方山冠，祠廟天子八佾樂，五行舞人所服。四星咸

加於巧士。漢輿服志曰：巧士冠惟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以備宜者四星。卑狹慨梁冀之陋。漢續書曰：梁冀改輿服制，卑輅狹冠。彈治稱張武之能。漢書曰：張敞弟武為梁

取黠馬者，利其銜策，當作柱後惠文冠，治之耳。敞曰：必辨治梁矣。

帽

蜀王惡危腦之名，風俗嚴於立禁。五代史曰：蜀王衍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沈子得蒼頭之號，羣蠻肅於

畏威。宋書曰：沈慶之討河北諸山蠻，大破之，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蒼頭公。孟嘉落帽於西風，宴樂忙寮佐之會。孟嘉別傳曰：孟嘉為桓溫參軍，重陽溫宴龍山寮，佐畢集，時風

吹嘉帽墮，嘉不之覺，頃如廁，孫盛作文嘲之，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座嗟嘆。李晟著繡於北塞，謀猷奪涇原之心。唐書曰：李晟收京師，每與朱泚戰，必鋪裘繡帽自表，李愬光惡之，愬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繡為賊

眞哉。曷曰。昔在涇原。士頰。謝安寬遲。起加禮於進見。晉書曰。謝安爲桓溫司馬。溫詣安。值其理亂髮。安性遇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曰。令司馬者。幘進見重如此。王濛誇伐。終膺

贈於瞻容。晉書曰。王濛美姿貌。嘗著破帽入市。市上競競遺之新帽。

巾

折角慕林宗之高風。

後漢書曰。郭林宗嘗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拆一角以爲林中巾。其見慕如此。

漉酒識陶潛之逸趣。

南史曰。陶潛漉酒。然取頸上葛巾漉酒。畢還復着之。

三公尊榮

於烏角。

晉書羊祜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落。歸故里。三公見上三公註。

中郎談笑於白綸。

晉書曰。謝萬簡文辟爲從事中郎。白綸巾鶴氅而前。帝與譚移日。

帶

裴度視師。服憲帝通天之賞。

唐書曰。裴度討蔡。憲宗賜通天御帶。

衛公戡難。拜文皇于闕之珍。

唐書曰。李靖封衛國公。白孔六帖曰。李靖破蕭銑。文宗賜于闕玉帶。

黃銀

龍褒玄齡之功。烈足羨。

唐書曰。杜如晦薨。帝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流淚。曰。黃銀鬼神長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

白玉卻買文正之識。見獨高。

名臣遺事

曰。王文正公且有貨玉帶者。弟因獻公。言甚佳。公曰。玉名石也。得不重乎。自貴重而使觀者稱好。毋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

馬植蒙元贄之恩。終抵罪於詰責。

唐書曰。馬植爲中書侍郎。左軍中尉。馬元贄最

為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與元贊善。遂以帶遺之。官日對便殿。帝識其帶。詰之。植震恐言狀。坐貶節度使。

世勣斬文瓘之贈。識大才之純全。

唐書曰。張文瓘為井州參軍時。長史李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與餞。勣

贈二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勣曰。若某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新帕之封。即還於婦人之號泣。

芝田錄曰。白中令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

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置於門闌。婦人遺失。公得之。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有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

紫金之寶。命付於高麗之

來朝。

唐書曰。高宗破高麗。得紫金帶。後高麗遣使來朝。因言於內臣曰。紫金帶本國無是。歲荒民散。干戈屢起。幸在內帑。一見足矣。上聞之。命封付其使。

文靖英明。他日知四兒之繫。

孫公談圃曰。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彌

公著公。夙公。儒皆少。時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且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令小鬟擊四寶器貯茶。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走告夫人。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後果然。

楊素榮寵。當時誇

萬釘之頒。隋書曰。上賜楊素萬釘寶帶。

內侍之拾文書。宋庠因寬以墜地。

呂氏家塾記曰。宋庠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刺客之持匕首。韓琦安寢而棄金。

塵史曰。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遂蹙帷帳。公問為誰。曰。某來殺諫議公。曰。汝攜余首去。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俄有守陴

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

居士遵錦帶之儀。

禮記曰。居士錦帶。

忠臣詠蘭紉之佩。

屈原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兮。製芙蓉以為裳。

狄仁傑都督幽州。登陞恩隆

於龜帶。見上。白樂天吟詠佳句。冲天勢起於鸚銜。

白居易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鸚銜紅綬遶身飛。

周王北征。珠澤有白石之獻。

穆天子傳曰。天

子北征。會于珠澤。獻白玉石朱帶具飾三十。

唐祖下詔。朝堂殿花犀之規。

炎敷子曰。唐初詔令一品至三品金鈔。四品六品花犀鈔。七品九品銀鈔。庶人鐵鈔。

子華東以立朝。言語可

通乎賓客。見李

李札贈於聘鄭。情義已結于大夫。見上

衣註。

笏

故笏甘棠。魏徵顯五世之對。

六帖曰。魏徵五世孫。善帝問家中事。詔頗有存者乎。善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

入奏殿陛。余靖

用一字之微。

凍水記聞曰。余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願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置囊起制於九齡。

白孔六帖曰。張九齡體弱。有醜籍。故事公卿皆摺笏于帶而後

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殿爲笏。擊額表節於秀實。

唐書曰。朱泚欲僭位。段秀實勃然執象笏。唾泚而罵曰。狂賊可禱。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頰流血。被面匍匐走。

高視參軍。徒囚拄頰

而妄對。

晉書曰。王徽之爲桓冲參軍。冲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扳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耐辱居士。陽爲墜地以失儀。

容齋續筆曰。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召之。圖

陽爲衰野。墜笏失儀。得放還山。

流汗沾衣。王生倒持於桓子之見。

桓溫別傳曰。溫克復舊京。遣大司馬加黃鉞。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桓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版。流汗沾衣。安舉

動不異於常。偏目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笑語移日。

解劍帶笏。周武創制於呂望之言。

周書曰。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擗笏。以示無

呂望見上太師註復本知官祿於明通參軍辨休咎於善相南部新書曰李參軍善相笏休咎呼為李相笏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温太真奮

怒於錢鳳之擊朝廷賴以綱維晉記曰王敦温嶠為丹陽尹嶠內欲離敦而外飾讓錢鳳覺之未言嶠知將問已因敦公坐強鳳酒不肯飲嶠以手扳擊鳳嶠字太真晏元獻積威於僕隸

之冤南都因以出守宋詩話曰晏元獻以笏擊死僕隸出守南京歎想於憤烈孫樵纂文貞之銘孫樵文貞公笏銘曰靈豸鷹角比于獸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感激於

觀瞻端符著衛公之記韋端符衛公故物記曰賜書一函它物一器發跡有玉帶錦袍象笏大鏡等物賜書多言征討事石介著說深取孔公之擊蛇石介擊蛇笏銘曰天慶觀有蛇妖人

以為龍龍圖待制孔公時性以手扳擊其首遂斃則受馬憲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朝廷之內有缺容佞色者公以此笏擊之此笏之功也北齊書曰熊安生為博士武帝謂曰朕何如武王對熊子婉詞遂勸齊君之賜象

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優帝悅賜象笏

履

東郭忍寒於行雪諺傳相士之詞見上樂天創制於飛雲自誇昇府之句樵人直說曰白樂天燒丹于廬山作飛雲履玄綾為質以素絹作雲朵染以四選香

擬履則如烟鷲著示山中道友曰春申驕侈躡珠誇榮於嘉賓史記曰楚春申君門下賓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朱生幽潛易米重名於居士

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昇朱府矣

朱孔推本傳曰。棧椎結廬山中。嘗織十芒屨。道上見者。皆曰居士屨也。爲易米置其處。終不與人接。王粲望重。蔡邕致敬於倒屣之迎。魏志曰。王粲。蔡邕見而奇之。賓客盈坐。聞王至。倒屣迎之。老父齒高。

子房崇謙於墜履之進。漢書曰。張良遊下邳圯上。遇老父。墜履圯下。令良取之。良跪以授。江州刺史彭澤取給於尊賢。續晉陽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遇陶淵明無履。弘語左右爲彭澤作履。

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脚。及履至者。著而不疑。漢室尙書殿廷讖聲於入諫。漢書曰。鄭崇爲尙書僕射。數諫諍。每曳革履。上笑曰。我讖鄭尙書履聲。劉勤作以供食。不嗜利於

兩縷之欺。謝承後漢書曰。劉勤家貧。作屬供食。嘗作一兩縷斷。動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糶米。動歸。責妻欺取其道。因糶不食。虞卿臨以獻言。嘗沐恩於雙壁之賜。春秋後語曰。趙相躡屣擔筭來。

說孝成王。賜白壁一雙。黃金百鎰。拜爲上卿。

金

公舉吳奉。雖投園之逝辭。謝安後漢書曰。張載爲廣陵太守。舉吳奉爲孝廉。載罷郡。奉齋金爲禮。載不受。奉以囊盛致載園中而逝。載齋金至廣陵還奉。開納狄人。左傳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宣子納虎豹

之皮以請和。諸戎。魏絳曰。和戎有五。遂張袖而不逆。魏略曰。田豫爲并州。有胡饋金。豫張袖受之。胡去。皆悉付外。其狀以聞。詔褒曰。昔魏絳開國以納戎。今爾舉袖以受狀。朕甚嘉焉。羌豪感德。

張奐不入於懷中。續漢書曰。張奐遷安定都尉。羌豪感德。上馬二十疋。金銀八枚。奐受之。召主簿於諸羌前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蕃入致情。杜暹。惟埋於幕下。唐書

曰杜暹爲御史往四覆屯蕃人資金以遺暹。望董卓之塢而起歎。漢英雄記曰董卓塢有金二三萬斤。探郭況之穴以興嗟。東漢漢記曰郭况運大鴻臚上數幸

其第賞賜金帛京。置臺延賢爰昭良主。劉向新序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鑄狀朝禮篤恩勳臣。越絕書曰范蠡辭越王乘舟浮於江湖莫知其終王命良工以

金寫范蠡之。受漢致供俱之娛。漢書曰陳廣及兒子受乞骸骨歸太子賜黃金五十斤上加賜二十斤既歸日具酒食待族人賓客數問其家金尙有幾斤趣實以供具。遊齊惟採薪之呼。吳越春秋曰延

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季子呼。得遺一餅反室而與慙。列女傳曰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妻曰妾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聞君子不以利汙行羊子慙而棄之。上壽千

金聞獻以啟笑。魯仲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爲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者爲人釋難解紛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長沙還贖於五兩。梁書曰甄彬嘗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

贖苧還得五兩金彬送還寺。昌邑懷畏于四知。續漢書曰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震初舉茂才王密時爲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爲無知密愧而出。擲地

聞聲久稱孫綽之賦。見上文漢簞遺積自讓韋賢之經。見上丞得釵卽還乃知思永之德。宋史曰彭思永少時父爲岳州牧事公晨起就

學舍得金釵於門外俄一吏徘徊問故果墜釵者也卽還。揮鋤不顧遂辨幼安之廉。世說曰管寧嘗與華歆歆鋤菜管見金揮鋤與之吏謝以百金公不受曰我若私之取金不過數百金耶。瓦石不異華促而擲去之魏略曰華歆邴原

管寧俱遊學時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傳子曰管寧字幼安管仲之後也。九斤重王恁之不欺。益部耆舊傳曰王恁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因謂恁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葬骸骨遂絕恁實金一

斤以給棺槨。更十餅美陳翼之無取。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覽鄉，有長安魏少公病甚，翼迎養之，有金十餅，翼二十疋，既死，翼實素買棺槨，以金置棺下，後其兄長公得金，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遂長安還之。陳重九斤置生腰間。

敷惠不留毀屋之資。後漢書曰：陳重嘗濟人死罪，人密投金於承塵以報恩，重不知，後毀屋得金，訪金主已死，乃將金送縣。李勉甘貧，終明啓墓之節。唐書曰：李勉少貧，

唐書曰：李勉少貧，□旅諸生病且死，出金曰：幸以此葬我，餘君取之。既葬，勉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鄱陽披沙而乍得，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山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所得，大如豆，小如粟米。清河隱粟以方

驚。晉書曰：清河王覃初爲王世子，所佩金鈴，缺□隱起，狀如麻粟，陳大妃以爲不祥，毀而寶之，占者以爲金是大興之祥，覃爲皇裔，是其瑞也，毀而寶之，則覃見廢，不終之象也。張氏得鈞，自是諸孫昌盛。劉義慶幽

安有張氏者，畫獨處室中，有鳩自入，張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福耶，止承塵爲我福耶，我應嫗探社，乃啟四子才名。後漢書曰：中興初，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鈞，遂寶焉，自是子孫昌盛，有應嫗者，生四子

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林邑螢飛，梁書曰：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巴丘牛躍。幽明錄曰：巴丘縣有黃潭，石有釣於此潭，獲一

駭懼，牛因奮躍還潭。淮南子曰：黃金千歲爲黃龍。白澤有圖，入夜方驚於碧鼠。白澤圖曰：白鼠以昏時見於兵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雨

襟陽而稱瑞。史記曰：秦獻公時，雨金襟陽，自以得金瑞，故作廊時於襟陽，祀白帝。躍大冶爲不祥。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躍躍曰：我且必爲鑊，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井邊黃鳥已飛，虛胡

人之索市。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浣石，時見赤氣，後有胡人忽求買之，未及交錢，孫氏觀二黃鳥圍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石內，正空二鳥處。壁下高冠乍出，歸何文

之入堂。搜神記曰：張巨賣宅與何文，文獨持大刀，暮入止齋宿。夜有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細腰曰：何陳爵波底求樽。王充論衡曰：廬江陳

爵陳挺，相與浴湖崖，有酒樽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為銅，涉水取之，重不能舉。樽郭巨地中得釜。宋朝孝子傳曰：郭巨妻生男，謀曰：養

更沉入淵中，挺爵流願見如錢等，即共殺，各得滿手，歸視其家，乃黃金也。子則不得營業，妨於供養，當殺而埋

焉。鍾入地，有黃金一釜，上有鐵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雨仲孺之室，富過諸王。述異記曰：翁仲儒家貧，一旦投烈女之潮，哭來一姥。吳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

還深陽瀾水上，欲報自殺婦人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瀾水中，須臾一姥哭而來，自言是女母，取金而去。入石駭盤上之唾。述異記曰：南康沿江有石室，嘗有船人遇一人，黃衣擔兩籠

知神異，視盤上唾，悉是黃金。作金聞海底之投。陳思王辨道論曰：甘陵始其語余曰：本師姓韓字世雅，常與師南流，作金前後數日，投數萬斤金於海。傳紀容成公之異服成神仙。葛洪

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夢洩扶南王之奇席生光麗。宋書曰：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母鑠之每聞於衆口。風俗通曰：衆口鑠金。

俗說有美金，衆口成，共証，証言其不純，實金者，欲其售，取假以見真，此謂衆口鑠金。擢之豈憚於市人。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適鑿者之所，因擢其金而去，吏捕問，獻梁冀

之蛇，羞聞東漢。張璠漢紀曰：東昌太守鑄黃金為蛇，獻梁冀。遂韓嫣之彈，興語長安。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長安為之語曰：若鑠寒逐彈丸。葬驪山而鴈成，祇以

示侈。秦本紀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懸咸陽而書就，徒以誇奇。見上著書註。

示侈。秦本紀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懸咸陽而書就，徒以誇奇。見上著書註。

示侈。秦本紀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懸咸陽而書就，徒以誇奇。見上著書註。

示侈。秦本紀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懸咸陽而書就，徒以誇奇。見上著書註。

示侈。秦本紀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懸咸陽而書就，徒以誇奇。見上著書註。

示侈。秦本紀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懸咸陽而書就，徒以誇奇。見上著書註。

示侈。秦本紀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懸咸陽而書就，徒以誇奇。見上著書註。

示侈。秦本紀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懸咸陽而書就，徒以誇奇。見上著書註。

示侈。秦本紀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懸咸陽而書就，徒以誇奇。見上著書註。

結緣在宋。

戰國策曰。周有砥。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輝映山川。

陸機別傳曰。機博學善屬文。嘗著文賦云。石縷玉而山輝。

懸黎縑梁。

見上

潤通草木。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水潤。

簡子

相定公以畢饗。

國語曰。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曰。聞國寶六而已。聖能制義百物。則寶之。玉足以庇廡嘉谷。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

林藪澤。足以備材用。則寶之。若夫畢饗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經侯見太子而生光。

說苑曰。經侯適魏。太子帶羽。玉光照左右。曰。魏國亦有寶乎。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默然趨出。

未遇魏王。庶

下有照室之怪。

尹文子曰。魏田父得玉徑尺。置於廡下。明照一室。大怖棄之。鄰人取之以獻。魏王。玉工賀曰。此天下之寶。無價以當之。魏王賜獻者千金。食上大夫祿。

時逢和氏。荆山得連城之珍。

曰。卞和得玉獻懷王。王以爲欺。則一足。懷王死。平王立。復獻之。王又則一足。平王死。荆王立。和欲獻。恐見害。乃抱璞而哭。荆王使剖之。果得玉。乃封和爲零陵侯。和辭而去。韓非子載稍異。

繡段懷報於張衡。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

以報之。

象佩擬賦于錢起。

錢起象環賦曰。鄙南容之圭。嘆青玉案。

卞氏之璧。黃雀酬恩。鄙商所利。

臨騰而往。曾羨虞卿之榮。見上此舌尙存。何嫌張儀之辱。金註

史記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亡璧。意儀盜之。掠管不服。釋之。議謂妻曰。視吾舌存否。曰。存。曰。足矣。

撞斗識亞父之直。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會於鴻門。高祖歸去。使張良獻玉斗於亞父。乃撞碎之。曰。吾屬爲虛矣。亞父范增也。

壓紐辨

共王之欺。見上教

五雙得於石中。遂成羊公之出贄。

搜神記曰。羊公雍伯居無終山。汲水作義漿。有一人飲訖。出石子一升。與之。令有石處種之。可生好玉。又得好婦。語畢不見。有徐氏女甚有名。

公往求徐氏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在所
一枚懷於堂下難逃夫子之素書鍾離意別傳曰意為魯相脩夫子車入廟拭機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得

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瘞之意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我車
情戒晉侯左傳曰天王使召武公內使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曰晉侯其無後乎 懲懲邾

子左傳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賜焉 涼足解肺天寶遺事曰貴妃含玉燕津以解肺熱 香能辟邪杜陽編曰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其

香聞數百步或衣裙誤拂則芬馥經年不歇 卜後五人偉邴子之不佩禮記曰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 結好

二國美襄仲之見辭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曰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結二國之好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六瑞匪頒周禮曰以玉作六瑞以守邦國王執鎮圭公桓圭侯信圭

伯躬圭子穀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似智銳而不害似仁抑而不撓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似信垂之如墜似禮 魯納十穀周王釋罪于衛侯左傳曰晉執衛公歸于京

師魯公為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乃釋衛侯 鄭愛一環韓起受賜於子產左傳曰晉韓起聘於鄭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宣子私觀於子產以玉與焉宣子即起也 願有餘而抵

鵠鹽鐵論曰崑山之鵠傍以玉瑛抵鳥鵠 不蒙汚以投泥後魏書曰高祖欲以穆弼為國子助教弼辭高祖曰朕欲勸育子故屈卿耳以玉投泥豈能相汚弼曰殷遇明時恥沉於泥滓 獻闕下於新垣祇以罔

上漢書曰文帝始幸雍新垣平使人持玉杯詣闕下獻之平上言曰闕下有寶玉氣尋有獻玉杯 納懷取於叔帶徒啟費端左傳曰襄公薨叔仲帶竊其拱璧以採藥富春與御人納諸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見紫衣之神女。

錦異傳曰江陵常採藥宮春縣清泉山見一美女紫衣蹀石而歌有碣石之音巖往女輒不見乃破石得一紫玉廣長一尺

鈞璜渭水兆白首之太公。

見上太師及丞相註

孔子

告天駭流虹之變化。

搜神記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齊戒告天天降赤虹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文

晉騰鎮鄴訝積雪之消亡。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鎮鄴時大雪門前方數十步融液不積騰

怪掘之得玉馬高一尺

斂留而閣號招靈。

洞冥記曰漢武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玉斂與帝後斂匣見白燕升天

玦見而山名奚祿。

隋巢子曰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殘其身以此為福而至於禍

鄭位之任數。權學以禳。

左傳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與我瓊瑋玉瓊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邨夏后之崇淫。苕華是刻。

燉煌紀年曰桀伐岷山岷山有二女曰琬曰瑤桀愛

二女無子刻其名於苕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瑤

璽不及而自盈。瑞為聖人之應。

瑞應圖曰玉璽者聖人之應也不汲自盈

管方吹而有異祥。兆高祖之興。

西京雜記曰高

祖入成陽周行庫藏見玉笛長二尺二寸二十九孔吹之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應名曰昭華之管

石變山中。

隋王邵表曰謹按自六年以來山中石變為王

瓜頽塚裏。

抱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塚舉死人以倚壁有一玉長一尺形似冬

瓜從人懷中頽出墜地

白石降祥於典午。

晉書曰元帝永嘉初有白玉麒麟神靈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典午乃司馬也

赤伏錫命於炎精。

後漢書曰光武在長安時覆華秦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請即皇帝位

得玉印於咸陽。哲廟成太平之治。

漢書曰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授號曰傳國璽

獻元璽於興化。高

皇開再造之符。

見元史

瀛洲酌酒以長生。

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名玉酒飲數升令人長生

扶桑觀日而照殿。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

以觀見日中宮。慨呂光于闐之市。自犯僭王。簡梁雜錄曰：呂光稱鄯劉聰汾水之祥。敢行稱亂。趙書曰：劉聰徙治平陽。於汾水中得白玉璽。殿皎然分明。王遣使市六璽于闐。

千金之棄。羨林回之惇倫。莊子曰：孔子聞子桑雎曰：吾見逐於魯。伐樹於宋。親而益疎。何也？對曰：獨不聞假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者。追窮相棄。天屬者。追窮相收。三年而成。陋宋

人之刻楮。列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遂以巧食宋國。

珠

耀光芒於生蚌。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三牲祈禱。若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陸機文賦曰：水懷珠而川發晶瑩於媚川。陸機文賦曰：水懷珠而川

媚。王章之孤。爰採以致富。漢書曰：王章死。妻子皆徙合浦。其家屬採珠。致產數百萬。弘節之後。因賣而被疑。唐書曰：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歿後。其家賣珠。上聞疑之。將罪舉者。魏徵諫曰：

弘節立功。大蒙賞賜。妻子賣珠。未爲有罪。上善其言。館陶見若李之奇。古今注曰：章帝時。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光輝。夫餘有似棗之美。廣志曰：夫餘地有美珠。如棗。探赤蚌于泉底。

方朔獨知。幽明錄曰：漢武幸河渚。俄有老公及少年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老公命一人埋青蛤于地中。茂先博物。博物志曰：五月

五日。取青蛤頭。埋正中門。皆成青珠。鶴報噲參之德。搜神記曰：噲參見玄鶴。爲人所射。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雌雄雙至。各啣明月珠謝參。蛇酬隋氏之恩。荊州記曰：隋侯曾得大蛇。不殺而放之。後蛇啣明月珠以

報隋侯。姓
祝字元暢。

伍員行詐以渡關。

吳越春秋曰。伍員奔吳。至昭關。關吏欲執之。員曰。王所以索我者。以有我美珠也。今爾執我。我將言爾取之。關吏因捨焉。

張丑欺吏而出境。

戰國策曰。張丑質於燕。走出境。

境吏得丑。丑曰。燕欲殺我者。爲寶珠也。今我已失之矣。而燕不信。我且言子奪而吞之。王必劓子之腹。境吏恐而放之。

烏集燕昭之館。訝懸室中。

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有烏白頭。集王之所。銜澗光之珠。圓徑一尺。色黑如漆。懸室內。

百神不能
隱其精靈。

鳳儀少昊之庭。垂照天下。

拾遺記曰。少昊時。有鳳銜明珠。至於庭。少昊拾珠。懷之。照於天下。

滿頭斥於宋主。

諸儒明道集曰。慶曆中有蕃商死。珍珠沒官。上遂賜張貴妃。於是珠價騰。

踊上頗知之。一日貴妃以珠爲首飾。上曰。滿頭白紛紛的。更沒些忌諱。妃慙易之。自是價大減。

一簞遺於吳王。

左傳曰。越圍吳。晉趙鞅使楚隆告吳王曰。今君在難。非晉國之所能及也。王曰。寡人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恤答楚王之詢。始知賢臣足寶。

新序曰。秦使使者觀楚寶器。楚王召奚恤而問焉。對曰。國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

宗預受孫權之賜。當懷長老深情。

蜀志曰。宗預復聘吳。孫權握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錢

以沈郎而得名。

晉書曰。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聞成公之著論。

成公綏錢神論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聽載驅。惟錢是求。

始興加戲於袁淑。反求袁益之書。

宋書曰。始興王璿。嘗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復遣追取。欲以戲淑。淑致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予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爾旬次。何其袁益之亟也。易曰。君子以寡多。益寡稱物平施。

郗愔任取於嘉賓。豈識義方之

教。郡倍別傳曰：悟太宰鑿子也。悟好聚斂，有錢數千萬，惜愛其子超，嘗令開庫任意取用。超遂一日散施都盡。鑿井久稱於龐儉。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者淫逸，所自邪也。

得銅起時人之謠。風俗通曰：魏郡龐儉，因亂失父，後鑿井得錢鉅萬，遂富。堂上作樂，老蒼頭竊嘗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呼問事實，復為夫婦。時人語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鑿樹致辨於邴原，欲錢

與社供之制。邴原別傳曰：原常行得遺錢，以繫樹枝，後繫者遂多，謂之神樹云。原惡其淫祀，乃辨之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武寧作郡，笑江祿之鍾鳴。梁書曰：江祿為武寧郡，積錢於壁，壁為之倒，途銅物

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鴻都買官，朝崔烈之銅臭。擊虞文章志曰：崔烈乃顯之孫也，餘見上司，託送謝諫而稱愧。梁書曰：謝諫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還一萬，止留一百，答曰

數多留少。餞劉寵以表廉。續漢書曰：劉寵自會稽太守被徵，山谷間五六老翁相率送寵，人賫百錢，寵選受一大錢已，其清如是。魏文家事之占兆，降罪於貶爵。魏書曰：文帝夢磨錢

文，欲令滅而更明，周宣占曰：此陛下家事，帝欲治弟植，逼於太后，但加貶爵。淮陰亭長之賜慨，為德之不終。漢書曰：韓信從南昌亭長寄食，妻患之不為具食，信怒絕去，及為楚王，召亭長賜錢百，公小人為德不卒。

往賀得刺史之權。梁書曰：宋季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一千，聞人少之，弗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發之，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衡州刺史。受賂愧文帝之賜。漢書曰：文帝時

張武受賂金錢，逾覺三字牛明于額上。錄異記曰：永徽中，涿州路伯達，負人錢一千，與錢主誓曰：若我未還，願更加賞賜，以愧其心。死為公家牛，逾年而死，錢主牛果產一赤犢，額上白毛，為路伯達三字。萬數蝶飛於禁

中。杜陽編曰：唐穆宗時，禁中有數蝶數萬，飛集花間，上樹下徘徊，正欹甕於夜夢。徐鉉稽神錄曰：建安有村人採薪至山半樹下，令張網空中，得數萬，待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有大甕，錢滿而少，因推止，取五百歸，率家人

往取而亡其所。徘徊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爲靈敏，以五百僱爾正之耳。
楊文公談苑曰：宋太祖與趙普議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維翰愛錢。」上曰：「與十萬貫，則塞破屋。」

破屋。貯壺致泉路之通。
齊書曰：趙僧若常以一壺日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至夜而亡。」
掛杖修酒肆之飲。
晉書曰：阮孚日常杖頭掛百錢，造市店酣飲而歸。

文母子變奇術於青鳧。
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若蟬，名青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其母飛來就之，殺母塗錢，以子塗貫，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用之也。
更名貨泉，兆真人於白

水。
漢官儀曰：王莽篡位，作小錢名貨泉。其文乃白水真人。此世祖中興之瑞也。
紫標掛庫，適興錢愚之譏。
南史曰：梁武帝弟蕭宏，錢千萬一庫，掛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武帝少子綬作錢愚論譏之。
元寶刻文

爰啟王老之呼。
南部新書曰：王元寶，富厚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
武子移第，修號金溝。
世說曰：王武子移第近北邙，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布地，竟埽，時人號爲金溝。
夷甫繞

床，目爲阿堵。
晉書曰：王衍妻貪鄙，衍口不言錢，妻候其睡，令婢以錢繞牀足，及起，呼婢舉卻阿堵物。
文育詣卜，誰敢望夫封侯。
南史曰：□文育詣卜者，曰：「君南入，則爲公侯。」曰：「足錢便可，誰望封侯。」

均與兄，遂克成夫廉吏。
事文類聚曰：鄭均兄爲縣游擊，受禮遺，均諫不聽，卽出傭作，得數萬，奉勤一帖，致嘆通神。
幽閑鼓吹曰：張延普

聞度支有一冤獄，久不決，公期以旬日平反視事。
曰：案上一帖云：奉錢三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收吏，出減三錢。
沈括筆談曰：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

禁之，次日盥洗處，又一帖奉錢十萬，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
後魏書曰：元誕遷齊州刺史，貪暴，有沙門採藥還，問外消息，對曰：「惟聞王貪，愿王早代。」誕曰：「齊州七

萬家音未得三
斗錢何言食也
一囊矜趙壹之貧
後漢趙壹疾邪賦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錦

勢巧迴鸞文成舞鳳
白孔六帖曰翻鴻走龍迴鸞舞鳳皆古錦之文李君房錦賦曰舞鳳翔鸞乍徘徊而撫翼重葩疊葉紛宛轉以成文雲鴈活春水之濯雨燈寒夜機之挑
鄒谷

錦詩曰春水濯來雲鴈活夜機挑處雨燈寒
子皮愛人妄使尹何之學製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傷乎鄭僑練帛不如

管仲之登朝
子思子曰管仲續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違子產名僑守約更賜於改移
吳志曰蔣欽爲右護軍孫權嘗入其內母練帳被權嘆其在貴守約勅御府爲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入夢

曾聞於割截
齊書曰江淹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自爾淹文章贖矣回文寄與蘇氏寫成悽切之辭
王隱晉書曰賈

酒被徒流沙妻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詩寄酒循環宛轉辭甚懇切
反臥見於憲英爰革華麗之習
夏侯孝若集曰羊太常妻辛夫人字憲英不好華麗從外孫上夫人錦被乃反臥夏貢織文而入

尚書曰禹貢漆
杜氏挑字以成詩
杜詩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甄琛定州之歸欣於晝服
後魏書曰甄琛爲定州刺史既至鄉衣錦晝遊項羽故鄉之

想嫌於夜行
漢書曰項羽在關中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紫奪星郎帳外之闌紅迷天子帆邊之日
隋煬帝開河記曰帝龍舟用綵纜錦帆過處香聞百里鄒谷錦詩曰

布素囊家定不著。若無花彩入時。雖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關。籍孺以裹塵爲比。栢朴子曰。籍孺董鄂。猶錦執之裹塵埃。籍孺見上冠註。元方以覆被貽譏。唐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慙之。以錦

被蒙其上。郭林宗。明君莫違。徵閭憲行化之美。華陽國志曰。閭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錦。覓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貧民無助。籍武侯決

用。見而實之。諸葛武侯集曰。今民貧。懷中探圖。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有小黃書。帝問何書。曰。五岳真形圖也。卽命女宋靈寶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付帝。指間散彩。拾遺記曰。吳趙遠妹。能於指間以彩

絲爲雲龍。挽車曾用於劉備。因其急攻。虞溥江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夷。備使兵以綿挽車。走入白帝城。纜舟更說於甘寧。惟以示修。吳志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

舟。去輒割。急取范藏。惟推丘開之能。列子曰。范氏之藏火。子華曰。能入火取錦者。從多少皆予之。商丘開入火。往回而身不燒。辭賜漢庭。獨有朱寵之儉。謝承後漢書曰。宋寵爲太

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絲

周禮設典絲之職。周禮曰。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價揭之。月令著分繭之期。禮記曰。孟夏。蠶事既登。分繭稱絲。纁見於三盆。禮記曰。夫人纁三盆手。漚言於七日。

周禮曰。慌民練絲。以澆水漚其絲。蠶曝。長情戒公孫之語。一稔載諸書中。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舉賢良。郡長倩。贈以素絲一稔。遺以書曰。五絲以至於稔。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

士之立勳亦如之，勿以小善而不為也。

山濤受袁毅之遺，百斤置諸梁上。

竹林士賢傳曰：兩令袁毅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為異，乃受之命內之梁上。

力系金爐之重。

梁西公記曰：扶桑國

買黃絲三百斤，帝有金爐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爐，絲有餘力。

直有朱繩之嘉。

古詩曰：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水。

五入色殊，墨子感見以與歎。

墨子曰：見染絲者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則

為五色，不可不慎，非獨染絲，治國亦然。

十年蛾集，園客因縲而登仙。

神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嘗種五色香草，忽有五色蛾集其上，客收而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女來助客養蠶，得繭大如甕，縲訖，此女與園客俱仙去。

灰浮水上，羅義難救張資。

晉書曰：張資病，呂光博求救療，有道人羅義云：能療資病，光喜，羅義曰：義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可以五色絲作繩，燒灰投水中，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少日資死。

夢掛

山頭薛琰預占張亮。

後魏書曰：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琰夢亮山上掛絲，覺而告亮，且占曰：山上絲幽字，君為幽州乎，未幾而受。

魏照聞詞於精義，更切朱藍之求。

袁安漢記曰：童子魏

照求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求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靈運感激於元興，爰廣牽絲之詠。

謝靈運初去郡詩曰：牽絲及元興，解纜是景平。

扇

梁冀擁身，深慚報國。

續漢書曰：梁冀作擁身扇。

王莽屏面，目愧食人。

漢書曰：王莽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莽形貌，曰：所謂鷓目虎吻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莽遂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能

見太子同心之奇。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用同心竹扇三十單，扇一十。

班氏合歡之製。

班婕妤扇詩曰：新製齊執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五明作於虞室，兆盛

治於求賢。崔豹古今注曰：舜廣視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七華賜於漢庭。大霧於溺龍。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上遣賜七華扇。訝京兆走馬而猶執。漢書曰：張

敞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太公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可乎？太公曰：作將冬不衣裘，夏不操扇，雨不張幔。觀讚羨稱，遂紀羊孚之

雪。世說曰：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即潔成暉。桓裔遂以畫扇。見詩嗟賞，欣書柳惲之雲。梁書曰：柳惲詩云：亭臯木葉下。首秋雲飛，王融見而嗟賞，因書白團扇。曹植之寶九華。

曹植九華扇賦曰：方不中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以寒微。湘東之題八字。梁書曰：王弘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雉尾取象，殷宗因在廟之鳴。崔豹古今注曰：雉尾起於殷

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用翟羽。鶴翅著名，周昭感外國之獻。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鶴各一雌雄，孟夏取鶴翅爲扇。傅咸托賦於狗脊。傅咸狗脊扇賦曰：蓋卑以自居，君子

之經，孤寡不殺。王侯脩名，少年喜持乎象牙。搜神記曰：魯少年山陽人，漢文帝微服，懷金欲問其道，少年執象牙扇出應門。何戡之得雀蟬，知一畫之獨巧。宋書曰：何戡爲吳興太守，孝武賜蟬

雀扇，顧景所畫。文奐之圖山水，覺萬里之爲遙。齊書曰：竟陵王孫賁字文奐，善畫，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也。篋製武王。世本曰：武王始作篋，中

與書曰：安帝義興中，禁絹扇。吳猛得神，方渡江於畫水。搜神記曰：吳猛好道術，將弟子回豫章，江水急不得渡，猛以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依舊。范曄抱怨，因繫獄而

題詩。宋書曰：范曄被繫，上有白團扇送曄，令賦詩。曄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覽悽然。

燭

擬象扶桑。傅玄之銘可考。

傅玄燭銘曰：煌煌舟燭，焰□□□。景擬家扶桑，扶桑見下意註。

試粧畫閣。鄭谷之詠猶存。

鄭谷燭詩曰：金闕露白，新裁詔畫閣，春紅正試粧。

十

圍照擊毬於夜酬。

世說曰：五代淮南王溼夜飲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百炬粧火城於曉漏。

宋國史補曰：每歲正旦曉漏以前，宰相三司使皆以桴燭百炬擁馬，謂之火城。

楚莊賜

酒。日暮失儀於絕纓。

見上冠註。

叔子獨居。雨夜續光於破柱。

史記曰：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舍崩，有一女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燬破屋柱，續至明不貳。

忍貧齊女。尙

藉東壁之餘光。

劉向烈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與鄰婦李吾合燭夜緝，或謂李吾曰：徐吾燭數不給，請無以夜作。徐吾曰：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聞何愛東壁餘光，遂復與夜績。

誤書鄭人。猶

寓舉賢之大義。

韓非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燕相受書曰：舉燭尙明，尙明者舉賢而任之。

國忠家宴之侈。紅焰昭灼於四行。

開元遺事曰：楊國忠每家

宴使婢各執一燭。四行立呼爲燭圍。

申王夜集之奢。綠衣分班於列執。

天寶遺事曰：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燭謂之燭奴。

令狐奏封。花炬動羣吏之

驚。唐書曰：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以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驚。

巴祇清廉。暝闌同諸客之坐。

謝承後漢書曰：巴抵爲揚州刺史，與客坐閣暝之中，不燃官燭。

匡生鑿壁而讀史。見上

勳學

竟陵刻燭以賦詩。見上詩注。

感物興辭。禁中睹夜蛾之赴。

丘淵之文章錄曰：傅亮歷尙書令，宋書云：亮以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焉。

成堆

滴淚。鄧州傳花燭之規。歸田錄曰。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萊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雖劇澗間。燭淚成堆。散籌計財。鄧王戎之儉吝。晉書曰。王戎儉吝。洛下無比。每與夫人燭下散籌計家資。

抵第周覽。惜從義之驕奢。事文類聚曰。郭從義鎮洛陽。造大第。費白金五千錠。被召還都。暮抵其第。乘燭周覽。行之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燃燭圍棋。甄琛感蒼頭而勤學。平

御覽曰。後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常弈棋。通夜不止。令蒼頭奴執燭。睡則加杖。奴乃曰。郎君若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今博弈。是何事也。琛大慚。遂研習經史。

蠟淚揉紙。公權對玉堂於遲歸。唐書曰。柳公權充翰林侍讀學士。每

玉堂召對。繼之燭見跋。語猶未盡。宮人以蠟淚探紙繼之。明復詠一寸之心。孫明復燭詩曰。一寸丹心。如見用。他爲灰燼亦無辭。唐宗歎千行之淚。唐太宗燭詩曰。焰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鍾下千行淚。非是爲思人。

孟東野知無心於惡滅。孟東野燭蛾詩曰。燈明雙舞蛾。厭生何太切。想爾飛來心。惡明不惡滅。賀方回悲取禍於附炎。賀方回燭蛾詩曰。鬼蛾來翻翻。暮此堂上燭。附炎竟何功。自取焚如酷。

蘇易簡之尊榮。具服望光於窗外。見上吏部侍郎註。韓魏公之雅量。拂袖歎羨於軍中。韓魏公別錄曰。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香侍兵執燭。他顯燭燃公鬚。遽以袖拂之。頃視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元均公明。世傳照天之號。東齊記事曰。田元均治成都。有聲。蜀人謂之照天蠟燭。青箱雜記曰。燭龍在鴈門。比啣燭以照太陰。照天蠟燭。豈謂此乎。

伯仁聲聞。徒招擲火之差。晉書曰。周顒字伯仁。友愛過人。弟嵩飲醉。謂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之。伯仁笑曰。阿文火及明。出下策耳。蒯通薦賢。悟束縲於乞火。漢書

曹參請劇通爲客。通曰。臣里婦與里母相善。夜亡肉。姑以爲婦盜而逐之。里母卽束縲請火於亡肉家。曰。昨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者。遂呼其婦。故束縲乞火。非還婦之道。物有適可。臣請乞火於相國。夫東郭先生。渠石君。齊之後土也。願足下禮之。相國曰。敬

駢語離龍 卷四 一八七

受命皆以唐書曰皇甫無逸為益州長史常宿民家燈皇甫守介曾斷帶以續燈炷燼乃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廉介如此為上賓

親耕

甸師清畿周禮曰甸師帥其屬而耕耨土籍以供粢盛野廬掃路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路道司農制播植之器續會要曰大司農天子親耕籍田則奉耒耜挈壺掌升降之

儀周禮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已上四句出潘岳籍田賦天子倡三公之耕耒耜親載於元日禮記曰孟夏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率三公九卿躬耕帝籍王后嚴

六宮之帥種陸敬獻於上春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陸之種獻之于王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陸綠耦朱紘禮記曰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允備曹褒之

禮漢書曰曹褒為博士條正冠婚吉凶制度百五十篇上之紺轅黛耜潘岳賦曰葱惛服于標輓耜轅綴於黛耜克遵應劭之儀漢書儀曰天子東耕之日載青車駕蒼馬一聯出龍筋風髓籍田判江淹與歌

歌見江淹註集元之工賦王元之有籍田賦籍田官置於晉主通典曰晉武帝置籍田江左省望耕臺築於梁王山堂考索曰梁有親耕臺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及曹植

為文具述躬耕之美曹植籍田論曰春耕籍田郎中令侍焉顧而謂曰寡人與此田非徒娛耳目也夫菽藿特鳴禾黍異田寡人之政理也蘭蕙荃蘅植之近嚙寡人之親賢也藜蓬臭蔚棄之遠驅寡人之遠安也潘岳創

賦備陳執耒之端潘岳賦曰我王乃降靈壇撫御耦三推而舍庶人終畝四聯亦出龍筋風髓刻木人於禁中每留心乎力穡五代史曰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

見之而
陳金根於鉤盾。徒爲戲夫弄田。晉輿服志。田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也。置耒耜於賦上。漢昭紀曰。上耕鉤盾弄田。在未央宮中。定陶躬耕。丕昭章皇之德。漢章帝紀

曰。元和二年。下邳勸稼。益顯明帝之名。後漢書曰。明帝東巡耕於不邳。

親蠶

枝上拂乎十日。淮南子曰。扶桑在揚州日拂桑。註曰。十日所出。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迹希戴勝之來。禮記曰。鳴鳩拂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殖籩筐。根下通乎三泉。郭氏玄中記曰。天下之高

者。扶桑無枝木焉。上伐免野虞之禁。禮記曰。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采桑以食於風戾。奉種而浴于川流。禮記曰。大昕之朝。十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于室。

奉種浴于川。乘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岐陽養蠶。成周羨于太姒。古列女傳曰。太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且夕勤勞。以盡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禁中刻木。顯德示於近臣。見上親耕註。

荀子有五泰之占。荀兄蠶賦曰。有物於此。僮僮兮。臣愚不識。請之五泰。五泰占之曰。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府三起事。乃大已。是謂蠶理。李白發三眠之詠。李白詩曰。吳地桑葉綠。吳蠶已執筐求

桑。稱幽谷之美女。毛詩曰。猗彼女桑。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采繁于沚。喜南國之夫人。毛詩註疏曰。于以采繁。于沿于沚。美夫人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錦聞

引口而成。拾遺記曰。周成王時。因祗國貢女工。能以五色絲內口中。手引而結之。使成文錦。絲見跪樹之歐。山海經曰。殿絲之野。有一女子跪樹而歐絲。注蠶類也。食懈自化。唐室隆平。唐書

曰太宗時徐州言野蠶食被阜以生漢庭熙合後漢書曰光武時野蠶成祠千薄于內苑漢官儀曰奉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

牢羊築三尺於近川禮記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仞有三尺幸蠶館而采葉漢書曰孝元王皇后爲太后幸蠶館率皇后及列侯夫人桑北郊置織室

於濯龍馬氏擅美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內以爲娛樂外以先女功齋戒東嚮致敬時氣之迎禮記曰季春后妃齋戒東嚮享先公而躬桑以勸蠶事勤養

北郊素豫盡物之禮禮記曰王后親蠶於郊北以供細服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伴園客之五色具上異吳都之八蠶吳錄曰南陽那一歲蠶八繭吳都賦曰擲貢八蠶之繅

祀嚴先公成服於章采禮記曰古之獻繭夫人世婦之吉使纁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公孝之至也觀禁諸婦稱絲以効功禮記曰禁婦女毋觀省婦所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

功以郊廟之申后見遺乃致嘆於烘烘詩經註疏曰周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似而黜申后故申后作詩曰檮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頤人實勞我心衛俗不兢祇溺志于期

桑毛詩曰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彼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時乘太昕擇吉昭三宮之下見上歲云既單奉繭來九位之呈禮記曰歲

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列女傳曰齊宿瘤女者閔王遊東郭百姓盡觀女採桑如故王召問纁見於三盆見上漚言於七日絲註桑下受教齊國重東郭之迎郭百姓盡觀女採桑如故王召問

之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聘迎之陌上興歌趙王屈邯鄲之節崔豹古今註曰邯鄲有美女秦羅敷爲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

善彈琴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

禾

異畝同穎。唐叔上獻於徵奇。尚書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九穗一莖。漢秀始主而表異。見上。臧皇子註。甫田之易禾終善。毛詩甫田曰：禾

易異畝，終善且有。七月之我稼既同。毛詩七月章曰：嗟我農夫，我稼既同。覽魏文之書香聞五里之遠。魏志曰：魏文帝與羣臣書曰：江表惟長沙有好米，何時新稞稻出邪？風吹之，五里聞香。

按杜氏之詠，新有六月之多。杜詩曰：六月多新稻，千畦碧泉亂。異秀之良，著于殷室。尚書大傳曰：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為一穗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抑天下和為一乎。

一函之獻，出自龍州。唐書曰：元和七年，梓州上言龍州界嘉禾生，有麴食之，使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函以獻。頌上於義恭。郭儀恭有嘉禾頌。表進於子厚。柳子厚嘉禾表曰：嘉谷順成，靈昭

格，六種漸稱於漢，巨異畝，聆書於周典。式徵周室，大夫致款於黍離。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此詩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靈為禾黍，傷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作此。顛隋

商家箕子與歌夫麥秀。見上。歌註。稼得如雲之茂。毛詩曰：如雲之稼，于緇其耘。穎有垂金之嘉。陸機詩曰：嘉谷垂金穎，芳樹發華穎。三穗乍生，忽醒蔡

茂之夢。見上。司徒註。合穎呈瑞，獨羨許謙之田。後魏書曰：許謙子洛陽為廐門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異畝合穎。鸚鵡安得而啄餘。杜詩曰：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鴻

鴈空爲之深戀。

陳周弘正詠鴈詩曰南思澗庭水北想雁門關稻梁俱可戀飛去復飛還

天孫助祭。

毛詩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願陪北里之禾。

史記曰管仲說威公曰古之封禪北里之禾所以爲

盛。

清廟薦新。

崔沔祭議曰唐家清廟時享有新必薦順時令也

敢繼神倉之穀。

禮記外傳曰天子所耕之谷藏於神倉以供祀天地宗廟神祇人鬼之用也

陋漢室之靈積。

述異記曰漢宣帝時江淮

饑饉雨。

掩周祖之維糜。

毛詩曰誕降嘉種維誕維秬維糜維芑恆之秬秬糜赤苗也

李紳將喜其豐年不作憫農之詠。

李紳憫農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

辛。張籍方欣於樂歲何暇野老之歌。

張籍野老歌曰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南山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爲土

麥

王詠黃雲。

王安石破麥詩曰破麥連雲慘淡黃綠陰門巷不多涼又云纒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蘇吟綠浪。

蘇東坡詩曰登城望楚麥綠浪風吹舞

賦聞於高子。

高別庭瑞麥賦曰芒纒纒而擢隴葉

青青而雙翠。凌玉霜而表勁。挺金莖而孤植。

表進於崔融。

崔融賀嘉麥表曰纖芒濯露疑因黑壤之宜香稼搖風若吐黃金之色

鑽粟生芒。適賴老鴉之種。

東坡稿種麥行曰霜林老鴉閑無用哇東拾麥

畦西種。明年麥熟芒攢。

齊腰既熟。時見野雉之嬌。

張文潛詩曰桑間甚熟麥齊腰鶯語惶惚野雉嬌

益種關中。曾無聞於錫祉。

晉中興書曰符健洪第三弟健陰圖

關中陽使其徒。

爰采沫北。竟垂念於力農。

毛詩曰爰采麥矣沫之北矣

一穗兩枝。徒說張君之政。後漢書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

種麥示無四意。

秀兩岐張君爲
政樂不可支
十畝千石方輕汜氏之書
汜勝之書曰凡田六道種麥爲首子欲富黃金覆謂曳柴壅麥根十畝可
收千石麥崔融表曰一穗兩岐徒說張君之詠十畝千石方輕范氏之書
子賤尤

謹於防民
孔子家語曰宓子賤爲單父宰齊攻魯父老請曰麥熟請放
民皆使出穫宓子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
太祖更嚴於出令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
敗麥犯者死時太祖馬騰入麥中曰嗣

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
嘗之于廟先符孟夏之疇
禮記曰孟夏農乃登麥天
子乃以獻嘗麥先薦寢廟
匪爾極貽我來牟崔融表曰降之自天何必來牟之
詠嘗之於廟先符孟夏之時凡在含生相趨動色
毛詩曰后稷克配
彼天立我蒸民其

詠嘗之於廟先符孟夏之時凡在含生相趨動色

麒麟

翔位而處擇土而遊
廣雅曰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
獨表一角之異
毛詩疏義曰麟屬身馬足牛
行步中規
游必擇土翔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
尾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

折旋中矩
見本
兼稟五行之精
蔡邕月令論曰
每闕則日必無光
春秋孔演圖曰麟木
精也闕則日無光
爲畜而獸將不狘
禮記曰麟
以爲畜則

獸不
瑞入黃帝之囿
尚書中侯曰黃
帝時麒麟在囿
祥著成王之郊
前武記曰周之成
康麒麟在郊藪
詩著吁嗟感公子之仁厚
見上藩
歌稱窮矣
王註

見尼父之心憂
孔叢子曰鋤商獲麟孔子觀之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出而死其
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武以改元
見下
竟因立閣
張晏曰麒麟
闕者漢武帝

獲麒麟時作此閣。因畫其形於閣。遂以爲名。晉中興徵瑞記曰：麟牡。禮記曰：麟鳳龜。音中黃鐘。毛詩疏義曰：麟。實有千鳴云遊聖。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龍謂之四靈。

歲之壽。抱朴子曰：麒麟壽千歲。逢孟堅而作賦。班固兩都賦曰：西郊上園，乃有九貞之麟。大宛之馬，漢宣帝九貞國獻麟也。遇夫子以吐書。孝經古契曰：孔子夢獨兒捶麟。傷前左足，兒曰：吾爲赤松子，見

一食如饔。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授而讀之，捫虱斷話云：麟吐玉芝於闕里。漢武帝紀曰：終軍從上幸雍，獲白麟二角五蹄。終軍對曰：野獸并角同本也，殆有解辨髮

左班冠帶而化者。王濟平吳而被謗，深懼當塗。晉書曰：王濟平吳被謗，上表曰：夫猛獸當頭，麒麟恐懼。見徐陵之奇，摩石麟於天上。三國典略曰：徐陵數歲，沙

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黃魯直麟趾贊曰：麟有趾而不趾，有角而不觸，仁哉！今人一朝之忿，以觸人滅身，尋親嗚呼！中有獸，獸中有人。

駉虞

狴首虎軀，黑文白質。白居易駉虞畫贊曰：白質黑文，狴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生草不履，顯盛世之至仁。陸機草木蟲魚疏曰：駉虞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有道則

生，感王者之至德。瑞應圖曰：駉虞王者德。至鳥獸澤潤幽冥，則見。獻出姜里。尙書大傳曰：文王囚姜里，散宜生取怪獸獻，村以禮其名駉虞。靈萃孟山。山海經曰：駉虞如虎，五色尾，長於身，出孟山。忽入

勇峯，曾聞虞鄉之奏。唐書曰：太和元年，河中奏管虞鄉縣有白虎入勇峯觀。倏見武定，爰徵建元之禎。五代史曰：蜀王建元年，駉虞見武定。遼東呈瑞於威和。

管虞鄉縣有白虎入勇峯觀。

五代史曰：蜀王建元年，駉虞見武定。

奇

曰成帝咸和八年。荆州紀祥於天監。梁書曰武帝天監十年荆州言騶虞見。居易圖贊深慨三季之衰。白居易贊騶虞曰三季以還騶虞藏于密不識其形得之於圖。詩人

吁嗟迭廣五糞之詠。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豮吁嗟乎騶虞。

白鹿

光輝燦映於五色。曾聞瑞應之圖。瑞應圖曰夫鹿者能瑞之獸。五色光輝王者孝道則至。蒼白屢變於千年。備載述異之記。述異記曰鹿十歲而蒼又五百年而

白。又五百。乾祐天祐。瑞氣靄於明時。後漢書曰乾祐二年。潁州進白鹿。唐書曰天祐時。潭州白鹿見。鄂州潭州。靄精凝於盛世。唐書曰貞觀八年。鄂州獻白鹿。咸平六年。潭州獻白

鹿。嘉祥疊見。空傳石虎之符。文獻通考曰石虎時。郡國前後送白鹿。虎令司農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則為充庭之乘。權寵擅威。莫測司馬之獻。魏志曰明帝清龍四年。司馬懿獲白鹿獻

之。釋義正色。陳表稱賀於仲堪。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興詠倚騰。楚詞廣唱於屈子。屈原離騷曰青莎雜樹。蘋草

淮挾轂。果應太尉之徵。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兩白鹿車後夾轂而行。怪問主簿黃國鹿為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後弘果為太尉。荆門浮江。遂起峭壁

之號。袁山松白鹿山詩序曰荆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巨帶激流。忽有白鹿類過江行人逐之。鹿忽飛超逾岡而去。名此壁為白鹿山。灑灑遊於扶風。毛詩曰麀鹿攸伏。麀鹿灑灑。陝西通志曰後漢安帝延光三年。扶風言白鹿見。因學

記聞曰扶風。吻吻鳴於張掖。毛詩曰吻吻鹿鳴食野之萍後漢書曰桓帝永興元年張掖言白鹿見十道志曰甘州張掖郡也由鹿纂賦寫詞遇箴於呂溫。呂溫由鹿賦序曰野人繁鹿問

之答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羣鹿也此鹿每有所至輒鳴蕭子顯齊書曰盧度隱居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

勿壞我壁。湘峯隱士自適養麀之娛。晉中興書曰陶淡雅好導引嘗於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養獸得白鹿子馴養之恆與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直閣將軍條驚積皮之夢。梁

鹿應聲去。日吉士瞻爲直閣將軍歷梁秦二州刺史始士瞻夢一積鹿皮而數之有十一領覺喜曰鹿者祿也自後任進所蒞者九及除二郡心惡之尋卒於郡

白兔

孕月吐子博物之志具詳。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生角兆兵述異之記可考。述異記曰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與之兆也條入廟社迺與

攻鄴之師。後齊書曰武平二年有兔出廟社之中京房易飛候曰兔入室其君亡後五歲周師入鄴後主東奔來獻楊州爰動諫臺之効。宋史曰紹興五年揚州獻白兔侍御史章穎劾守臣錢之望以孽爲

瑞坐。太武現於渤海。魏書曰太武大延元年白兔見於渤海永康出於西河。崔豹古今註曰永康元年西河白兔見集衆捕蛙唱御史之俚號。見上御史註移

檄起苑駭梁冀之禁嚴。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移檄所在謂發生兔刻其毛以譏民有犯者罪至死忽進內廊會聞太曆之瑞。唐書曰大曆六年獲白兔於太極殿內廊侍獻安

化世傳致和之禎。

通考曰政和五年安化軍獻白兔。

白變千齡。

述異記曰兔壽千歲五百歲其色白。

狡存三穴。

春秋後語曰馮諼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穴。

城西之矢破蜀驗。

於應聲。

三國典略曰周命尉遲追伐蜀太祖送於城西見一走兔命弟綱射之綱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應聲獲之太祖喜曰事平之日賞汝佳人及克蜀賜侍婢二人。

射犬之屯敗績徵於巫誠。

獻帝春秋曰張楊大

將陸固屯於射犬巫誠之曰將軍本名曰兔兔見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曹公曰兔入犬城當收遂進軍擊平之。

推測休咎果符獻女之奇。

後魏書曰有兔入於後宮太祖令崔浩推其休咎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嬪者明年姚興

果來獻女。

改元太和空迷水色之感。

晉書載記曰石勒時獲黑兔或以為勒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於是改年太和。

珍佩兩玦楚馳逐於鏗鏘。

淮南子曰楚王佩玦。

逐兔為速破乃取所玦重而著之其破愈疾。

塚虛五間溝與名於幻沒。

孔庭纂要曰虛墓五間在正墓北注曰先聖沒戒門弟子為虛墓後秦始皇逐之至曲子四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圓覺經曰種種幻化幻者

隨現隨沒也。

永淳傷稼。

宋五行志曰永淳中嵐勝州兔害稼千萬為羣食苗盡兔亦不復見。

豈若顯德之呈祥。

五代史曰周顯德三年颍州進白兔。

淄州黑毫。

通考曰宣和元年淄州獲黑兔。

奚擬

乾祐之啓盛。後漢書曰乾祐二年太白進白兔。

馬

昔蟻封而遂優。

鄧粲晉紀曰王濬兄子濟好馬所乘駿快意甚愛之濬曰近見督郵馬當勝此濟遂與濬試之濬曰直行平地何以別焉於是就蟻封盤濟馬果贖。

惜障泥於不渡。

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善乘一馬者連乾

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河精糴采。瑞應圖曰。龍馬者。必是情歸障泥。使人解去。便渡。

似伏波之鑄銅。漢伏波將軍馬援。上相馬式表曰。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臣謹依儀氏綺中。鼎

氏口齒。謝氏以警。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坤象飛文。**周易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王弼文言註曰。以龍敘乾。以馬明坤。隨事義而取象也。

笑東瀛之刻玉。見上玉註。思東還而失道。老馬

致孤竹之歸。

韓子曰。齊桓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乃放老馬而買之。遂得道。

慨出棄之非仁。東帛為公家之贖。

韓註外傳曰。田子方見老馬於野間。御者曰。此何馬

也。對曰。故公家馬也。罷而不為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用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以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考春秋於晏子。宜驗金盞之書。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紀。得金盞。有丹書曰。勿食反魚。無乘駕馬。晏

子曰。食魚不反。無靈民力也。不乘駕馬。無取不肖於側也。公曰。紀有此書。何以亡。晏子曰。紀有此書。藏之金盞。不亡曷待。

觀周禮於姬公。當慎原蠶之禁。

周禮曰。馬質禁原蠶。注曰。原再也。蓋蠶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

者。為傷馬也。

顏回致刺乎東野。孔子家語曰。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不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既而馬佚。公問之。對曰。以政知之。昔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故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歷險致

遠。馬力盡矣。然其心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

孔子早辨於吳門。

王充論衡曰。孔子與顏淵共登魯東山。望吳昌門。謂淵曰。爾何見。曰。一疋練前有生籃。子曰。白馬腹芻也。

同槽有三。魏武忌感夜

夢。晉書曰。魏武帝嘗宣帝有雄豪志。又嘗夢三馬共食一槽。甚惡之。因謂不曰。司馬懿非人臣。後必預汝家事。

化龍者一。晉元預洩童謠。

徐廣曰。元帝始渡江。童謠云。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永嘉中。與四馬渡南陽。

彭城共濟。而帝竟登大位。

九良著於漢文。

西京雜記曰。文帝有良馬九疋。名曰浮雲赤。電絕軍逸懸。紫鬃綠耳。青龍龍子。駘駒絕塵。

八駿名於周穆。

周天子傳曰。八駿名。騄驎綠耳。赤驥。這續輪。道羅山子。拾遺記所載不

周。至黃池而噴玉。迺起高歌。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西洛。飲渭水之投錢，爰昭隱德。三輔決錄曰：安陵頃仲歌曰：黃之池，其馬噴沙黃之澤，其馬噴玉。飲渭水之投錢，爰昭隱德。山飲馬渭水，先投三錢。

公孫著非白之說。孔叢子曰：公孫龍以白馬為非馬，子高曰：感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為非馬耳。誠能去之，願為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以教矣。師曠有似駁之談。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還謂師曠曰：霸王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無乃是乎？對曰：駁食虎，駁之狀有似校馬。吾君必駮校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人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立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柏，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如言果得一物，似猴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馬起奮迅如常，不復見向物。隨馬向草，衆軍得孫堅以還營。史記曰：楚莊王有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大哭曰：請以人君禮葬之，使諸侯皆知大王賤人貴馬也。王乃以齊景慮諸侯之輕伐，喟然平仲之言。晏子春秋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死，公令殺之。晏子數之曰：爾有三死罪，馬屬大官，齊景慮諸侯之輕伐，喟然平仲之言，使汝養馬殺之，當一死。又殺公愛馬，二當死。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怨叛，諸侯輕伐我國，三當死。公喟然赦之。持鞍著轡，過津橋以超渡。虞溥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敗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權持鞍緩轡，著轡以助馬勢，遂得超渡。鹽車重載，上太行而遷延。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願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不能上，伯樂遭之，乃俯而噴，噴而鳴，欣伯樂之知己也。騾牝三千。埤雅曰：凡馬六尺以上為馬，七尺以上為騾。衛文成塞淵之美。毛詩曰：衛文公秉心塞淵。

騾牝的願一踴。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的願。玄德免溪水之危。世說曰：劉備屯樊城，劉表請宴會，蔡瑁欲取備，備覺之，潛過馬至西檀溪中，不得出，備急呼曰：的願，今日厄，可不努力的願一踴三丈。

駢語雕龍 卷四 一九九

遂得稽紹効忠。正色佳馬之間。晉書曰。王師敗于淝陰。稽紹被害。侍中秦準謂曰。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懷遠尙簡。不事駿乘之求。唐書曰。李懷遠

知東都留守。雖久居榮位。而益尙簡率。嘗乘款段馬。僕射中盧欽謂曰。公晉太康地記曰。鳳門馬邑縣。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

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答曰。此馬幸免驚駭。無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依奔迹以築城。

因依馬跡以築城。隨西逝而王地。宋書曰。鮮卑嫡子若洛廐。庶長吐谷渾二部。馬關相傷。廐怒。渾遂擁馬西行。廐令乙那樓追渾。乃成。遂名馬邑云。

此非復人事。遂覽曹瞞之傳見。赤兔乃比呂公。曹瞞傳曰。呂布有駿馬名赤兔。人誦郭騰之言知。白額爰與李氏。戴記

王西夷之地。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誦郭騰之言知。白額爰與李氏。戴記曰。西

涼武昭王嵩。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騰。及同母弟宋綏同宿。騰謂綏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騶馬。生白額駒。三歲忘牝

此其時也。呂光未燉煌。護軍郭謙等推玄盛爲寧朔將軍。玄盛難之。綏曰。兄忘郭騰之言。即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

壯之別。獨稱叔敖之賢。諸葛亮曰。昔孫叔敖乘馬一餅。致驄馬之隨。爰昭子都之惠。列異記曰。鮑子都少舉上計道。遇

餅。即賣一餅以資殮殮。餘同埋之。尋有驄馬隨之。過一關內侯家住宿。侯問及馬。子都因說之。侯驚曰。此吾兒也。使迎喪

開棺。銀書俱在。侯乃薦子都至司隸千乘。孫豈俱爲司隸。復乘驄馬。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魚

林邑陵雲。林邑國記曰。飛魚翼如胡。鯽沉泳海底。飛則陵雲。昆明刻石。西京雜記曰。昆明池刻石爲魚。每雷雨。魚皆鳴吼。響尾皆動。嬾婦羞聞於鯢類。異物記曰。蝦實四足。而有魚名。頭尾類鯢。岐而行。頂

魚

林邑陵雲。林邑國記曰。飛魚翼如胡。鯽沉泳海底。飛則陵雲。昆明刻石。西京雜記曰。昆明池刻石爲魚。每雷雨。魚皆鳴吼。響尾皆動。嬾婦羞聞於鯢類。異物記曰。蝦實四足。而有魚名。頭尾類鯢。岐而行。頂

鯽沉泳海底。飛則陵雲。

昆明刻石。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刻石爲魚。每雷雨。魚皆鳴吼。響尾皆動。

嬾婦羞聞於鯢類。

異物記曰。蝦實四足。而有魚名。頭尾類鯢。岐而行。頂

上有光。迎風噴流。云是嫺婦怨動自投。

水君可駭於人形。

崔豹古今註曰：水君狀如人乘馬，乘魚導從，名魚伯。漢末有人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別，耳目鼻與人不同。

逢秋億鱸。

世說曰：張翰為齊王問，豫

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遂命駕便歸。中吳紀聞載有歌云：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而蓴羹初蓄及也。杜寶大業拾遺記曰：吳郡鱸魚，肉白如雪，所謂金罍玉醴，東南美味也。齊民要術曰：羹之菜，蓴為第一。

當春薦鮓。禮記曰：季

春薦鮓于寢廟。躍舟徵於獻瑞。

見上。有錄比之負圖。

唐書曰：開元中，衢中獲魚有銘，獻之。裴光庭等奏曰：龍魚為圖，河洛所出，比之盛世，彼何足云。貢圖見上河註。

丹書葛玄。回

木葉之青色。

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到河伯處，乃以丹書紙內魚口，有頃魚還躍岸上，得書青黑色如木葉。

靈符涓子起天籟之大風。

列仙傳曰：齊人涓子釣於河澤，得鯉魚，腹中符籙於

宕山，能致風雨。莊子曰：汝聞天籟，未聞地籟。

務光始返於盧川。

符子曰：務光自投盧川，盧川之伯以赤鯉送之。

琴高初見於涿

弗之顧。買充問曰：卿居海濱，頗能水戲乎？統乃

操拖正櫓，折旋中流，於是風波振駿，俄而白魚跳入船中，觀者皆悚懼。

入舟見於令狐，預知解甲。

崔鴻前涼錄曰：金城太守胡取叛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慶必解甲歸我矣。最果請降。

祈祝

奇元海之二角。

晉書曰：單于左賢王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有大魚二角，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其夜夢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鷄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後十三月果生元海。

設祭異蔡

仲之四頭。

先賢傳曰：蔡君仲，至孝，母喪居墓，側忽天降神魚四頭，置墓前以祭。

王肅飯洛中之羹。

洛陽伽藍記曰：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等，常飲鱸魚羹。

介象下殿前之餌。

神仙傳曰：介象

吳王甚饒，鮪魚為上，乃殿前作方坎，汲水，結網供膳，足慰患渴之思。晉書曰：張昭父饒，常患渴，嗜生魚，昭乃結網捕魚以供朝夕。置筒寄歸，果得出

涪之進。蕭廣濟孝子傳曰：巴郡杜孝，役在城都，母喜食生魚，孝截竹筒，盛魚二頭，沉水中，曰：我母必得此魚，其婦出，涪得之，以進母。鄙專諸之奉次。金樓子曰：專諸欲弑吳王僚，學炙魚，香辨

陳勝之置書。漢書曰：陳勝舉大計，欲威兵士，乃丹書陳勝王置所烹魚腹中，兵買魚，見書，大驚。左慈化鱸，綯暨起竹竿之垂釣。後漢書曰：左慈曾在曹操座，操曰：恨

以竹竿垂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出，操使目前鱸之。謝允召鯉，瓮水書朱符之入投。續搜神記曰：謝允在桓宣武座，有言左慈為曹公致鱸，魚者尤便求大瓮盛水，朱書符投水，俄有鯉鼓鬐水中。姓李二人。

夜夢得延壽之益。梁書曰：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乞命，明日有遺生鯉魚二頭者，亨曰：夢中所感也，放之，又夢來謝云：當令君延算。聚石九島，水畜喻營家之方。陶朱公養魚經曰：齊威公聘朱

公問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公曰：治生有五，水畜第一，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州，求鯉子鯉魚二十頭，牝鯉四頭，納池中，凡魚遠行則肥，池中聚石作九島，魚繞之，日行千里。說苑曰：楚將伐齊，齊王使淳于髡求救於趙，齋

金百斤，車馬十副，髡曰：臣之鄰人，以一饌飯一鮪魚，祝曰：下田滂耶。莊子曰：莊周貸粟於監河侯，侯曰：我將金貸得谷百斤，臣笑其所祠者少，所求者多，王乃益黃金白璧車馬百副。莊周比之於貸粟。莊子曰：莊周貸粟於監河侯，侯曰：我將金貸子可乎？周忿然曰：昨道中有呼周者，視車轡

中有鮪魚焉，曰：君豈有升斗之水活我哉？周曰：我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鮪魚曰：君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悲，曰：臣始得魚

甚嘉之，後得大者，且欲棄前所得者，今以臣之惡，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美人多，聞得華將棄而讓，王視臣，亦盡所棄魚也，王乃令四境，敢有言美者族。孔叢子曰：衛人釣得鱸，其大盈

車曰吞下一魴餌。鯉過而不親。以豚之半。則放生稱夫孟簡。合璧事類曰。孟簡爲常州刺史。與盧彈缺。陋彼馮驩。見上篇。爭獻吞矣。子思子曰。噫。鯉食以餌死。士食以祿死。同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辭於公儀。名重魯國。韓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爭買魚獻之。公儀子不受。用意罰於吳隱。廉著廣州。晉書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

釋小徵。季子化導之深。淮南子曰。季子治單父。巫馬期往觀化焉。夜見漁。既得而釋之。巫馬期問焉。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貢大見王襲惠德之至。

後漢書曰。陳藩爲郡法曹吏。見太守王襲。客有貢白魚者。襲曰。汝南乃有此魚。藩曰。魚大由明府之德。梁書曰。王固嘗聘魏。因宴饗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罾網。固以佛法呪之一鱗不獲。

出絹示慈。屬望乞伏總管。隋書曰。乞伏慧爲潭桂總管。見人以罾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三尺躍出。孝擅名於王延。晉書曰。王延繼母卜氏。嘗冬思魚。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三尺。躍

出冰上。延取以進母食。一歲猶懸。廉久傳夫羊續。後漢書曰。羊續好食生魚。爲南陽太守。侯儉買鯉。續而懸之一歲。復致續出所懸林魚示之。以杜其意。楚國恤寡。感漁者

之獻餘。劉向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可惜。故來獻之。王曰。庖有肥肉。民有饑色。漁者知之。其以喻寡人也。於是遣使恤寡。故漁者獻餘魚。而楚國賴之。越王富盈。取范蠡之明

諍。吳越春秋曰。越王棲會稽。范蠡等曰。會稽之山。有魚池。蓄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富盈。

征敵

天上出將軍。

猶言將軍從天而下也。見下克敵註。

本少邊城之煖氣。

吳縉疏曰：胡貉之地，木皮三寸，冰厚六尺，其人密裡鳥獸，其性能耐寒。

地中鳴戰鼓。

後漢書曰：公孫瓚書告續曰：袁氏之攻

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

自多關塞之寒雲。

唐駱賓王：蕩子從軍賦曰：隱隱地中鳴戰鼓，迢迢天上出將軍。邊城煖氣從來少，關塞寒雲本自多。

比右校以疏營。

右校，漢守塞官名。

滄波連

積凍於蒲海。

後漢書曰：班超將兵擊伊吾於蒲類海。

抗左賢而列陣。

匈奴傳曰：單于有左右賢王，漢書曰：李廣擊匈奴，左賢王陣亡。

雨雪遍疑寒於柳城。

通典曰：柳城在棘城之東，與契丹相

接。駱賦曰：抗左賢而列陣，比右校以疏營。滄波積凍連蒲海，雨雪凝寒遍柳城。

直北關山。

杜甫註曰：直北乃變之北關，右關輔間關山乃關西山也。

衆驚金鼓之振。

黃帝出軍訣曰：金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

征西

車馬。東觀漢記曰：蓋異。征

獨怪羽書之遲。

後漢書曰：匈奴既分羽，聞魏武奏事曰：邊有警，即插以鷄羽，謂之羽檄也。杜詩曰：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

怯對池前。

天寶遺事曰：明

皇避暑遊興慶寺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倚檻爭看，雌雄二鷓鴣，帝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鷓鴣，爭如我被底鷓鴣。駱賦曰：池簡怯對鷓鴣伴，庭際羞看桃李蹊。

念從軍之蕩子。

駱賦曰：蕩子別來年月久，賤妾空房更難守。

遙河上，深嘆在鼓之清人。

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毛詩曰：清人在彭，躬介厥熙，二矛重喬，河上乎遺遙。

半月雕弧，連星寶劍。

陰經曰：庖犧氏時，弦木爲弧，剡木爲矢。騷詩曰：連星入寶劍，半月上雕弧。

戰士碎青絲之絡。

南史曰：侯景乘白馬，青絲爲轡，以應職。李白詩曰：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

將軍覽黃

史記曰：張良遊下邳，圯下有一

老父出一

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孺子見我

黃石即我矣，良視其書。

七德龍韜。

左傳曰：武

暴載

乃太公兵

曰：殷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駱

絲絡將軍黃石符。

兵保大定功安

財馬總意林曰：太公頻開於玉帳。千里鼙鼓。毛詩曰：鼙鼓逢逢。綠艘奏公。遙壘於金鉦。騎蜀道難曰：七德龍韜聞。兵法有龍韜虎韜。紀關曰：鼙鳴如鼓。鼙鼓豈本此乎。玉帳千里鼙鼓聲金鉦。

老入孤城。惆悵想秦山之勝。杜詩曰：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傳收薊北。涕淚洒劍外之衣。杜詩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

滿衣裳。說文曰：衣劍韜也。銅鑣夜寂於不鳴。見上樞密院註。鐵騎朝來而當警。鐵騎謂被甲之騎也。駱賦曰：戈文耿耿。遙眺落星之懸。馬

足駸駸。忽驚飛電之擁。唐分記曰：長孫晟突厥長之。見其走馬。稱為飛電。駱賦曰：戈文耿耿。懸落星。馬足駸駸。飛電。陰山埋苦霧於高壘。在大昌北。邊備對曰：陰山在朔方之北。唐太宗紀曰：李靖破突

厥於陰山。抱朴子曰：大霧所在。邊聚笳聲。晉先蠶儀註曰：胡人捲蘆葉而吹之。名曰胡笳。其下必有將軍之令。壘管也。蔡琰別傳曰：琰作水拍云：胡笳動兮邊馬鳴。交河照孤月於連營。騎蜀道難曰：陰

交河孤月照連營。天橫劍氣。晉書曰：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張華聞雷煥知緯天象。乃要宿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光徹於天。交河在交河郡。耳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到縣。掘屋基四丈。得一石函。中有雙劍。曰龍泉太阿。其夕斗牛間氣

不復見焉。駱賦曰：遠天。禮記曰：東方伯夷。被髮文身。南方。橫劍氣。漫地聚笳聲。禮記曰：東方伯夷。被髮文身。南方。敢肆白登之圍。漢書曰：匈奴攻圍馬邑。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昌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單于來朝。尚遺青塚之哭。漢書曰：武帝以范明友為度遼將軍。及卒。單于每入朝賀。見墳輒哭泣。祭祀後漢種蒿事同。促駕逾於三水。通典曰：別州有三水縣。長驅望乎五原。

漢書曰：元帝時。單于款五原。塞來朝。大事記解題曰：五原郡。陣雲結晦於天山。周禮天官曰：凡望氣。仰而望之。陣雲如立。即蒙恬所取河南地也。駱詩曰：促駕逾三水。長驅望五原。垣舒雲類杼軸轉兩端。天山見上樞密註。百發奮

烏號之勇。

子華子曰。黃帝鑄鼎。鼎成。羣龍下迎。至於帝鄉。小臣攀龍之胡。力勳而絕帝之弓。表壁焉。於是奉之。長號名曰烏號之弓。又古史考曰。柘木枝長而烏集。將飛。軍彈烏烏乃號呼。以柘為弓。因名烏號。

寒沙漲迷於疏勒。

西域傳曰。疎勒國去長安九千餘里。

七尺燦龍文之光。

駱詩曰。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疎勒。百發烏號透碎柳。七尺龍光迴照蓮。

霜霰犯戎衣。

爾雅曰。兩雪雜。下曰霰。尚書曰。

通典曰。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

武王一戎衣。

沙漠凌征旆。沙漠乃北塞地名。征旆乃出征之旆也。

樓船沸騰於一舉。

漢書曰。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毛詩曰。百川弗竭。

烽火隱見於四連。

漢書音義曰。高

天下大定。

臺上作桔槔。頭置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懸之。有寇則火然。舉之曰烽。甘氏天文占同。西陽雜俎曰。

狼糞其烟直上。烽火用之。駱賦曰。征旆凌沙漠。戎衣犯霜。樓船一舉。爭沸騰。烽火四連。相隱見。

穿巫峽於吟哦。

官都山川記曰。巴陵有巫峽。高

山重嶂。非日中。夜不見日月。霧鳴至清。諸山谷傳響。泠泠不絕也。

暫慰還鄉之伴。杜詩曰。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郡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揚雄文曰。騾騎發跡於祁連。駱詩曰。長驅萬里。警祁連。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

誰嗟行路之難。

駱蜀道賦曰。行道難。行道難。岐路幾千端。無復歸雲。馮短輪。空餘望日。想長安。

僧叛

治盛時。邕猶有青丘之梗。

歸藏啓童曰。蚩尤出自羊水。入氂入肚。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

仁溥天幟。未除丹浦之凶。

皇甫謚帝王世新曰。有苗處南蠻。而不履。堯征而克。之子丹水之浦。駱傲曰。堯治時。邕猶有青丘之梗。舜仁天溥。未除丹浦之凶。

禍弗悔於衿金。

見中。謀或起於衷甲。左傳曰。趙孟及子首盟。伯夙謂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遷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楚

人衷甲。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唐子公異破吐蕃露布曰：夷德無厭，弗悔衽金之禍。楚氛甚惡，輒與衷甲之謀。

惑代漢塗高之讖，僭叛決謀。

漢獻帝紀曰：太史丞許芝

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云：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因是曹不追獻帝禪位。

聞中央如礪之謠，鎮易定許。

後漢五行志曰：獻帝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

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脩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

楚人衆附，歌空切於帳中。

見上

漢兵環攻，席尚隨於斗柄。

漢書曰：漢兵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

庭，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莽衣紺服，帶璽，執持虞帝七首天文節，按拭於前日時加酉，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

隙駒爲喻。

莊子曰：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

魏豹姑務於絕河。

漢書曰：魏

豹立爲魏王。漢王還定三秦，豹隨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絕河津，呼漢。漢遣酈生往說之。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今漢王慢侮人，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

井蛙自居，孫述頗聞於特

險。後漢書曰：公孫述稱帝於蜀，遣使援往觀之。援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兵衛，以延援入。因辭歸，謂書曰：子陽井底蛙耳，妄自尊大。又曰：更始遣季寶、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使其弟恢擊之。由是威振。

印綬藏

武庫，竊志遼東之王。

魏書曰：公度爲遼東侯，承制郊祀，車服僭擬王者。曹操表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水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

兵甲振戎壇，妄誇平漢之號。

魏書曰：夏侯淵

爲陳留，顯周太守。初，宋建因涼州亂，自號平漢。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斬之。

克敵

狐貫月影。

其意猶李白詩云。邊月隨弓影耳。

劍動星芒。

梁庾肩吾詩曰。夜劍動星芒。

被鶴膝以爭馳。

揚雄方言曰。矛較細如鶴膝者謂之鶴膝。

蒙虎皮而直犯。

左傳曰。晉師陳于莘北子

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獸壯銅柱。

漢書曰。馬援征交趾。立銅柱伐漢之極界。

策籌金城。

關西十三州記曰。金城郡有金城關。漢書曰。上問趙充國伐羌用幾人。對曰。臣愿馳至金城。圖方略。後奏

請屯田金城郡。

迎敵鼓行。

後漢荀彧傳曰。曹操上書表曰。紹既破敗。臣權亦盡。將舍河北之規。而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移臣議。故得返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註云。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

靡待前

茅之仆。

左傳曰。晉師救鄭。寫數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尋。前茅虛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太公六韜曰。春以長茅在前。應天之法也。

禽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

唐書曰。秦宗權

僖稱帝號。龍紀元年。其愛將申叢。執宗權。乃遣送京師。斬於獨柳之下。二聯出汪藻除韓世忠兩鎮制。

為漢將之從天。

後漢景帝紀曰。趙涉說周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殺淵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若蜀人之擊地。

漢光武紀曰。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岑彭軍後蜀。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乃使刺客

行至武陽。繞出延岑。奴降彭。夜刺殺彭。

山川

積雨。盡消胡騎之塵。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天雨三日。武王懼。太公曰。天雨三日。欲洗我兵也。

草木長風。咸有王師之氣。

晉符堅載記曰。堅入寇。見王師部陣齊整。又八公山上草木。若類人形。撫

然有懼色。車類乘書曰。堅本性蒲。祖父洪。詐稱職文。改曰符。言己當王。應符命也。二聯出張說平契丹露布。

春喉蔽野。

左傳曰。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當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擗其首于子駒之門。

京觀起於中州。

左傳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潛黨曰。君處樂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積甲成山。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諸宜陽降光武。積甲於宜陽城西。高與懸耳山等。

組練收於外府。

左傳曰。楚子軍伐吳。至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蒙

續三千以伐吳。又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虜以伐魏。公曰：是我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虜，猶外府也。二聯出張說爲武懿宗平契丹露布。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墨子曰：赤鳥衛書降曰：命周文王伐殷，天賜武

王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黃帝出軍訣曰：黃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即日擒蚩尤。二聯出徐陵進梁元帝表。兵臨細柳。漢書曰：文帝時，匈奴入邊，周亞夫軍細柳以備

胡。師勝臯蘭。漢書曰：霍去病爲驍騎將軍，合短兵擊臯蘭下。頡利成擒。唐職林曰：突厥部種離畔，李靖遂勁騎二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可汗脫身還曠口，帝曰：李陵步卒五千，卒降匈奴，

靖騎三百，喋血遼庭。初無渭水之恥。唐突厥傳曰：太宗復漢水，頡利請和，許之。突未遣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爲覲，因張彤足澡渭水之恥。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乃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實以質約。邲支授

首。漢劉向疏曰：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出百死入絕域，斬邲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夷情伏，莫不懼震。迨封壽爲義成侯，湯爲關內侯。聊報谷吉之冤。漢書曰：單于遣使來，因求侍子。漢議遣衛

傷，不可許。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邲支，單于怒，果殺吉等。橫草功彰。漢終軍傳曰：上發使匈奴，軍曰：臣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恩靈精厲，奉佐明使，橫草貫橫草中，使僣伏也。破竹勢壯。晉書曰：王濬討吳

杜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張說。太白入月，星垂滅狄之祥。西陽雜俎曰：李白聞安祿山反，平冀州，露布曰：神機密運，不待橫草之功。天贊冥符，恭承破竹之勢。太白入月，星垂滅狄之祥。作胡無人詩曰：雲龍風虎雲交

同。太白入月，敵可摧。嶽山死。高峯慧雲，十倍擒胡之氣。范曄光武贊曰：光武壽命，靈親自甄。壽邑百萬，猶爲虎羣。長轂日果太白入月，唐語林同。靈野高峯慧雲，英威旣振，新都自焚，許慎說文曰：慧，掃竹也。登燕山

而戮封豕。左傳曰：昔有仍氏，生女樂正，后愛妻之，生伯封，實有豕心，食麥無厭，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燕山卽燕然山，見上樞密註。臨瀚海而斬長鯨。漢書曰：霍去病與左賢王戰，得胡首虜七萬餘人，左賢王皆遁走，驛

麟臨瀚海而還。劉郁西使記曰。瀚海即古金山也。左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李太白詩曰。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谷靜山空。行就焉耆之僂。

後漢書曰。裴繼從它道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

廣出不意。大恐。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等。詣超。超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

區彈城滅。乞聞智盛之降。

韋臯破吐蕃露布曰。奪盧魚潰。區脫兔。谷靜山空。行就焉耆之僂。區彈城滅。乞聞智盛之降。

虎不駕。

於昆陽。

東觀漢記曰。光武時。王莽遣王尋。王邑。王齊。將兵來征。欲盛威武。王齊則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兵五六十萬。遂覆昆陽城。作營上。選精兵與戰。大破之。殺王尋。溺水死者數萬。潢水為之不流。

牛何勞于卽墨。

史記曰。燕虜劫

攻取卽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刃其角。縛火其尾。奔城而出。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燕師大敗。遂修齊城。

昔艱難云始。胡塵首起於盧龍。

漢書曰。安帝初。盧龍據廣州。內逼京師。唐書曰。張武仲盧

龍獻捷。乃命宰臣探其元功。傳於文粹。李德裕盧龍紀功碑。

今開泰有期。漢將先清於涿鹿。

圖經曰。今涿州乃古涿鹿之地。餘見上雲註。二聯出李商隱賀破奚寇表。

歸美

卻獻何力。敢推羣帥之功。

左傳曰。晉師歸。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晉書曰。王渾與王濬爭功。范通謂濬曰。若有聞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王渾能無愧乎。

叔

向有言。實在明君之德。

左傳曰。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晉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二聯出張說為武懿宗平冀州露布。

聞俎

豆末學軍旅之事。見魯論。

聽鼙鼓則思將帥之臣。

禮記曰。君子聽鼓。擊則思將帥之臣。

道德成乎安強。已觀靈臺之偃伯。

古司馬兵法曰。古者武軍

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民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改刑脩於閑暇，豈復潢池之弄兵。漢書曰：宣帝時，渤海盜賊並起，丞相舉龔遂召見，對曰：海瀕遐遠，不霽聖化，其民困於飢

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盜弄陛下兵於潢池耳。遂至渤海，移書屬縣，悉罷捕盜，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天保以上。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采薇以下。毛詩曰：采

亦作止，不遠啓居，讒猶之故。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治具畢張。韓文公進學解曰：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濮鈞于北，祝栗于南。爾雅曰：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鈞，北至祝栗，謂之四極。駱賓王

檄曰：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內撫外。王猷允塞。毛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于公異露布曰：懷鷗巢，銷授診。陳印太和，剪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猷允塞，我武惟揚。坐明堂而受計。漢書曰：武帝

上帝於明堂，因朝受計。顧繖曰：因朝諸侯王列族，而受計獻之物。顏師古曰：受羣國上計簿也。盡還葱嶺之圖。漢書曰：葱嶺，匈奴地也。告清廟以獻俘。毛詩曰：於穆清廟，唐六典曰：元帥

獻捷於太廟。卽正藁街之僂。漢陳湯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間，丞相匡衡以月令春當掩骼埋胔，勿宜懸十日，詔將軍議者是也。于公異奏曰：臨斬戎王，將置藁街之下，湜封漢境，愚窮葱嶺之西。

